

## 建安诗人

作者：有故事的人 来源：范文网 [www.wtabcd.cn/fanwen/](http://www.wtabcd.cn/fanwen/)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wtabcd.cn/zhishi/a/16776254901193.html>

范文网，为你加油喝彩！

美国可卡犬-荷兰气候



2023年3月1日发(作者：高三英语听力)

历史上的建安风骨与隐逸诗人

导语：文学史教材上，建安风骨的内涵是“慷慨”，爱国是他们的情怀，而同

时有存在一批喜欢隐逸的田园诗人，这些人真的存在吗？

建安七子。

建安风骨，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，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、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，也一直是南朝以迄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。千年以来，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，历经流变，由狭入广，自道德而审美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，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，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。

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。社会的动荡和分裂，政权的瓦解和崩溃，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，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。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，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，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身体性灵之美得到重视。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。

对此，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与沈约《宋书》中多有记载。风，指风姿、风韵和风神，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；骨，指骨相，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。而这种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，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，并对绘画、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。比如，吟诵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未已(《步出夏门行其二》)的曹操，期待使名挂史笔，事列朝荣，虽身分蜀境，首悬吴阙，犹生之年也(《求自试表》)的曹植，以及其同时代的建安七子和女诗人

蔡琰等，这个所谓俊才云蒸的'曹魏集团'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。

艺术形象中的曹操、曹丕、曹植。

而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，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

家刘勰。众所周知，《文心雕龙》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

源与创作。由此出发，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

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。

其次，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(《典论论文》)的理念，一方面强调作

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，另一方面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：

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乱积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

也。(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)在这里，他糅合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说和陆机缘情说，将一

种深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关怀结合起来，既重视古直质朴的作家作品，也并未贬低

魏晋时代在辞采和声律方面的创新，其格局与气度，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作出了理论

的注脚。

在此基础上，刘勰以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，在

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，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

评典范。

《洛神赋图》是东晋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《洛神赋》文意所绘名作。《洛神赋》是三国时曹植笔下的浪漫主义名篇，原名《感甄赋》。

这一运思角度在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诗论中得到了延续。一般认为，钟嵘《诗品》虽未明言宗经，却也有明显的儒学痕迹，对风雅体制的宗奉一以贯之。比如，《诗品序》中所强调的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，便是对荀子《乐论》以及汉人《乐记》和《毛诗序》的提炼。可见，荀子、王充等人以气为物质基因的宇宙构成论，实际上成为《诗品》的理论基石。而具体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，主要体现为崇尚雅正、重《风》抑《骚》的审美倾向。

尤其是其中对曹植的称许，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：嗟乎！陈思之于文章也，譬人伦之有周孔，鳞羽之有龙凤，音乐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尔怀铅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余晖以自烛。故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公干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，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。（《诗品上》）而这种以古为上的品评格调，紧密地回应了这个时代对情兼雅怨怨而不怒风格的呼唤与渴望，与刘勰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，也进一步奠定了建安风骨在古典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，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、稳定和强

大的新王朝。毫无疑问，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刚健、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，我们在王勃《山亭思友人序》中便可见一斑：开辟翰苑，扫荡文场，得宫商之正律，受山川之杰气。虽陆平原、曹子建，足可以车载斗量；谢灵运、潘安仁，足可以膝行肘步。（《王子安集》卷四）相应地，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，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。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，大声疾呼：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。齐梁间诗，彩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。（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）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，张扬骨气端翔，音情顿挫，光英朗练，有金石声的美学，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。罗宗强先生认为，这使得他所倡导的风骨说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，又富于壮大高昂、寥廓雄浑的气概（《隋唐五代文学史》第84页）。

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。

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则从理论上概括了李白、高适、岑参等盛唐诗人对风骨的追求和创作实践，提出言气骨（即风骨）则建安为俦，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及神来、情来、气来等美学命题，可谓是对陈子昂理论旗帜的呼应。有学者指出，盛唐诗人在

此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，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，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，但也发生了内涵的流变(孟登迎《刘勰风骨说及其流变》，《晋东南师专学报》2000年3月15日)。在笔者看来，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、辞到兴象、境界的迁移，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，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说唐以前对风骨的建构主要表现为阐释和发明的话，那么宋以后则更加凸显其功能性价值。换言之，当所谓的盛唐气象随着大唐帝国的衰落而消隐时，批评家对建安风骨的呼唤其实有着很明显地矫正时弊、为往日招魂的倾向。比如，严羽张扬的复古旗帜，直接针对的是被江西诗派把持的文坛;而前后七子所强调的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，所要救治的也是台阁体、八股文盛行的朝野和科场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严羽看来，学作诗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;以汉、魏、盛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，论诗如论禅，汉、魏、晋与盛唐之诗，则为第一义也(《沧浪诗话诗辨》)。可见，通过有意识的复古行为，建安风骨的内涵不再只是一种值得模仿的诗风或格调，而成为雄健深沉的民族精神的载体，被千百年来的人文学士所珍视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有必要重温鲁迅先生的那番话：据我的意思，即使是从前的

人，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，是没有的。完全超出于人世  
的，也是没有的。既然是超出于世，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。诗文也是人事，既有  
诗，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。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建安风骨  
的流变史，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、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，另一  
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。对政治的参与  
和理解，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；文学的温情与浪漫，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  
致。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，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，而成为整个民  
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，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在时  
代与文学的张力中，一种审美的精神值得永恒地盼望和期待。

更多 在线阅览 请访问 [https://www.wtabcd.cn/zhishi/list/91\\_0.html](https://www.wtabcd.cn/zhishi/list/91_0.html)

文章生成doc功能，由[范文网](#)开发